

發行者序言

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兒巴哈論”，在今日，人們已經不是爲了哲學家費兒巴哈才去讀牠。費兒巴哈在今日的意義，和他在前世紀（即十九世紀。譯者附註。）四十年代的人望，比較起來，却強烈地衰退了。自支配階級看來，則費兒巴哈對於宗教及教會的鬭爭，過於激烈，支配階級杜絕他在大學取得立置的門徑，並慢慢地使他餓死；但自革命的勞動者社會看來，則費兒巴哈並未充分進步，這位度着遁隱生活的自由思想家兼無神論者的費兒巴哈，對於普羅列達里亞的階級鬭爭之直接參加，却不曾奮起。因此，費兒巴哈，就站在兩個戰線的中間。並且因此，他從歷史中落伍了。縱令他的主著“基督教之本質”（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在一八四一年—一八四三年及一八四九年，發行過三版，第四版在一八三八

年纔出版。)有勒克拉姆版(Reclamverlay)的民衆版,‘一九〇四年)可是,在今日却不太爲人所誦讀了。這可無理,“基督教之本質”,確是反抗教會正統派與超人世的宗教思辨之如火如荼的鬭爭書。

在現代精神史中,費兒巴哈以中間體(Zwischenglied)的資格,於黑智兒與馬克思之間,於辯證法的觀念論與辯證法的唯物論之間,取得一個重要地位。但馬克思與恩格斯正當地被稱爲“費兒巴哈主義者”,却不過一個短時間而已。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已經超越了費兒巴哈,而向前進展。這事實,從馬克思有名的“費兒巴哈諸論綱”中,可以看出來;尤其是,從最近爲李雅利諾夫,在馬克思遺稿中所搜集出來的“德意志觀念形態論”(Deutschen Heologie)裏面,關於研究費兒巴哈的一部分,可以看出來,“德意志觀念形態論”,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於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共同起草,而在全體上,不曾付印的一本論爭書。

這裏,我們並無深究馬克思主義一方和黑智兒的辯證法之關係,他方和費兒巴哈的唯物論之關係的必要,也無深究馬克思將費兒巴哈的抽象的唯物論,擴大爲具體的史的唯物論之必要。這種深究,已充分見於恩格斯的敘述中。(即指密德維希費兒巴哈與古典哲學之終結一書。譯者附註。)但不論怎樣,從

那時所發表的文獻中，（通信集等等），去列舉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費兒巴哈之個人關係的數個事實，看來却是適當的。

給與馬克思與恩格斯以確切影響的，是費兒巴哈那一部著作呢？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維希費兒巴哈與古典哲學之終結”一書中，只說及“基督教之本質”。（一八四一年版）在馬克思寫給費兒巴哈而現今尚保存着的惟一書信中，——信內，猛烈地要求費兒巴哈寫一篇史林格批判，——馬克思也說到一八四三年刊行的“基督教之本質”第二版的序言。

（註）

（註） 參看卡兒·格林著“費兒巴哈通信與遺稿”，勒不士格一八七四年刊行，第一卷三六〇頁一八四三年十月三十日馬克司寫給費兒巴哈的信。

墨林格在他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遺稿集”（Marx Engels-Nachlassausgabe）（第一卷，三三六頁，與“馬克思傳”中五四頁。）裏面，用充分的理由，證明費兒巴哈所給與馬克思最强烈的印象，實係由費兒巴哈的“對於哲學之改革暫定諸論綱”而發生的。

這些論綱，見於一八四三年路格所著的最近德意志哲學與政論珍奇集裏面。這珍奇集，此外，還包含有出自馬克

思手筆的最初政治著作“對於最近普魯士檢閱令之評論”。
(Bemerkungen ueber die neaeste preussische Zensurinstruktion)

不過，約莫一年前，即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日，馬克思向路格約定了，做一篇關於“宗教的藝術”的論文，——這論文從來就沒有刊行，——並在這時候，馬克思寫了以下一段：

“在這論文本身上，我必然要說到宗教之一般的本質，說到這個處所，我就有幾分和費兒巴哈相衝突，這衝突，並不關於原理，而關於原理的理解。不論怎樣，宗教在這個處所，是無所獲的。”（參看柏恩斯坦著“社會主義文獻”，一九〇二年五月刊行，第一卷三八九頁。）

關於上述費兒巴哈所作諸論綱，接着馬克思於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同樣地寫了一封信給路格，其中說道：

“費兒巴哈的名言，從我看來，祇有在他論述自然過於多論述政治過於少一點上，我就認為不當，但這一點，却是今日的哲學，所藉以成為真理的惟一紐帶。”（參看“社會主義文獻”，第一卷，三九七頁。）

自其他之點而言，從費兒巴哈所作諸論綱中取出一個命題來考究，這是有趣味的。這命題說：

“思惟由存在而生，但不是存在由思惟而生。”（參看“費兒巴哈全集”，一九〇四年刊行，第二卷，二三九頁。）

在馬克思史的唯物論有名的中心命題裏面，所響應的反命題，便是：

“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倒是人類之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參看一八五九年刊行“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的序言。）

但是，在這裏，馬克思是怎樣較為深刻，怎樣較為具體呵！只要對照費兒巴哈與馬克思這兩個命題，便足夠明示他倆精神上的接近，和馬克思之強力的優點。

當我們尚未深究馬克思與恩格斯研討費兒巴哈時所發生的思想交換以前，這裏，還要確定：何時我們才開始遇見恩格斯對於費兒巴哈所下的論評呢？在一八三九年十月，還向友人通信，說“我現在是一個熱心的司特老司主義者”（Straussianer）註一的恩格斯，——司特老司自由精神諸著作，竟這般影響於這位受過嚴格的敬虔的教育且非常苦於宗教上諸問題的青年之上，——看來，似乎是在他于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二年滯居柏林時，才知道費兒巴哈的著作。在柏林，恩格斯於青年黑智兒學派朋黨中，即於“自由思想家”

朋黨中，體驗了費兒巴哈“基督教之本質”的解放作用。“一般都感激這書：我們曾經都有一個時期成為費兒巴哈派。”實際上，恩格斯又在他的諷刺的基督教英雄詩中，（一八四二年四月）——“這是鹵莽地被恫嚇了的可是不可思議地又被解放了的聖經，”——將費兒巴哈，看作是對偽信作戰的領導者，來讚美費兒巴哈。在那詩裏面，對於費兒巴哈是這樣說的：

“他本身，是大膽的無神論者之整個軍隊，
他本身，是兇惡的惡魔名簿之整個財寶，
他本身，是誹謗與輕蔑之整個洪流，
這就是可怕的費兒巴哈，——聖約翰呵，施以幫助罷！”（註二）

（註一） 恩格斯初期著作集（Schriften der Fruehzeit）古司達夫·邁爾發行，柏林 Springer 書店，一九二〇年版，七七頁。

（註二） 恩格斯初期著作集，二二六頁。

並且，在那約莫於同一個時代，恩格斯匿名刊行的著作“史林格與天啟，對於自由哲學最近的反動企圖之批判”（勒不士格 Binder 書店，一八四二年刊行。）裏面，也好幾次，將費兒巴哈看作是黑智兒的“最近的繼承者，”去論述費兒巴哈；但恩格斯所單獨論述的，却是費兒巴哈的“基督教之

本質”：

“因此，費兒巴哈，對於基督教的批判，乃是思辨宗教論的必然的補充，思辨宗教論的基礎，是由黑智兒建立的。……費兒巴哈，將宗教上諸規定，復歸於主觀的人類關係。”（二五頁）

這似乎是恩格斯一時地爲費兒巴哈所捉住，較馬克思還要厲害。（註）所以，恩格斯對於費兒巴哈的批判，其發生，也要稍許遲緩。

（註）參看“德法年誌”（Deutsch-Franzoesischen Jahrbuecher）（一八四四年刊行。）中恩格斯著“英國的狀態”（Die Lage Englands）最後一節，即其一例。（“馬克思恩格斯遺稿集，”四八二頁以下。）在這節裏面，恩格斯也與一八四三年費兒巴哈所作諸論綱發生關係。

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的書信往來，在一八四四年九月纔開始。當時，他倆正計畫和寶厄作他倆文字上的大清算，即計畫來寫“神聖家族，或批判的批判之批判，對於白魯諾·寶厄及其同黨”（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Konsorten）（一八四五年刊行。）一書。這書的序文，——這是一篇用“真正的人本主義，在德國，除唯心論（Spiritualismus）而外，

再無其他較危險的敵人，”那一最初命題，同時並着重費兒巴哈的人本主義口號的序文，(譯者附註)——實在，也附着一八四四年九月的日期。在同年刊行的“德法年誌”他倆諸論文中，及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都直截了當同意於費兒巴哈。從這兩部書裏面所引用的數段，都給牠附在傍註中。

(譯者附註) “神聖家族”序文：“真正的人本主義，在德國，除唯心論或思辨的觀念論而外，再無其他較危險的敵人；唯心論拿自己意識或精神，去代替現實的個人，並和傳教師鼻孔出氣，宣言精神是創造人生的，肉是無用之物。不用說，這無肉的精神，只是想像中的精神而已。我們所要攻擊寶厄的批判的處所，正是這種當作滑稽畫而再生的思辨哲學。自我們看來，這思辨哲學，完全表現了基督教的德意志的原理，這原理，將批判本身，轉變為超絕的力，以圖牠的最後掙扎。……一八四四年九月，於巴黎，恩格斯馬克思’(參看墨林格編“馬克思恩格斯遺稿集”，第二卷，一〇三頁。)

接着數週期及數月間的通信，——可惜！只保存着恩格斯的信，——都好幾次述及費兒巴哈。恩格斯，於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寫了一段：(第一卷，七頁。)

“費兒巴哈，從神走到人，因此，不用說，人還裝飾着抽象之神學的神聖外表。走到人的真實的道路，

正和這個相反。……人在他不曾於經驗的人類上，建立他的基礎一範圍以內，人終久是幽靈，簡單說，如果必得使我們的思想，換言之，即使我們人，為某一真實的東西，那末，我們就應該從經驗論及唯物論出發，我們應該從個別的東西，以導出一般的東西，決不是如黑智兒一樣，從自己自身，(aus sich selbst) 或從空氣而導出。”

其次，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恩格斯的信，特別重要：

“他（指克里格）從這裏起程的次日，費兒巴哈給我的信就到了，我們就是這樣的寫給他。費兒巴哈說：在他以著述家的資格，代表共產主義，並從事共產主義工作以前，他首先必得從根本上消滅宗教的污物；並且在拜厄地方，他為整個生活所拘束，使他不能到達這一步：但是，他是共產主義者，並且在他看來，成為問題的，只是實行共產主義的方法。”（一五頁。）

恩格斯還附添一句：他希望慫動費兒巴哈，也到布魯塞爾（馬克思滯居在這地方）來。否，恩格斯在他從前的旅行計劃中，還說：“如果費兒巴哈不來，我便到費兒巴哈那裏去，並且倘若有錢及時間，我還得再到倫敦一趟。”（一六頁。）

反之，一八四六年的信，論到費兒巴哈時，却根本地比較冷酷起來了，比較批判起來了。一八四六年八月十九日，恩格斯寫道：

“我在繼承者中，稍稍翻閱費兒巴哈的‘基督教之本質’。除數個明白事實不論外，其他全部，都和從前一模一樣。始初，——這時，他純粹為自然宗教所局限，——他已經迫於不得已，多半守着經驗的地盤；但後來，他就變成龐雜了。三番兩次地，又說到本質及人等等。我要仔細讀這部書，倘若我對這部書有興趣，還得於最短期間，將其主要處所，為你摘錄出來，因此，你可以用這摘要，代替費兒巴哈原書。”（二三頁以下。）

這一點，就是“德意志觀念形態論”在一八四六年八月還未完結的明證。九月十八日，恩格斯又歸復到費兒巴哈：

“從費兒巴哈原書作成摘要，到現在，我因某種恐怖，還不能決定。在巴黎這地方，我們的精力，已完全呈現無氣力的（疲乏）了。”（三五頁。）

業已約定從費兒巴哈原書的摘要，結局，恩格斯寫在一八四六年十月一封長信中。（四五頁至四九頁。）在這長信裏，恩格斯對於從費兒巴哈原書所引用的許多處所，都多少不客氣地與以註釋。其中如次說道。

“對於藉悟性的存在物而生的自然創造之攻擊，對於由無而生的創造之攻擊，以及對於其他等等之攻擊，——大部分是人類化了的唯物論，質言之，即是譯成爲和舊的捉住市民之心的德國話中 *materialismno vulgaris*。（卑俗的唯物論。）”（四六頁。）

從此以後，費兒巴哈的名字，差不多完全從他倆所有通信中消失去了。馬克思與恩格斯恰好就終結了費兒巴哈。費兒巴哈，對他倆，再也不存有可以足道的話。費兒巴哈停住不前了，大約停住在他一八四三年所已到達的一點。但馬克思與恩格斯却遙爲超越費兒巴哈，而邁進。（註）關於這點，恩格斯的“費兒巴哈論”，業已詳細說明；“費兒巴哈論”，是因一八八六年斯塔克著述對費兒巴哈所下的批評而成功的。

（註）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於回顧到“神聖家族”時，馬克思寫給恩格思道：“崇拜費兒巴哈，在今日實給與人們以極滑稽的感覺。”

現今，在我們看來，恩格斯的“費兒巴哈論”是極重要的，因爲牠論述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極爲詳細。明白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觀，在戰鬥的普羅列達里亞言，是有特殊意義的，因此，就必得企圖，至少將馬克思與恩格斯之哲學上的根本議論，結集於民衆版之中。從這兩位科

學的共產主義老祖師之間的分工而言，則恩格斯的工作，其主要，都獻身於馬克思主義之辯護與普及，反之，馬克思則獨於擔任經濟學理論的工作。因此，在這裏，特別是恩格斯諸著作，在我們而言，其所以成為問題，就不是偶然的了。

從其他之點而言，利用這機會，對於以下一狡滑見解，還得與以指斥，這見解，認為根本上，恩格斯實係代表着和馬克思相異的立場。(註) 這時候，為得要攻擊馬克思主義諸主要要素，但又要不失為馬克思主義者，於是，對於恩格斯就鳴鼓而攻，在這樣情勢之下，人們都相信，這是一種正當事體。然而，如我們所熟知的一樣，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例如“反杜林格論”）其原稿，都經馬克思嚴密看過的。還有一層，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他倆所研究的一切思想，也時常詳細地討論着。馬克思的確不會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誤解，讓其通過去。因此，人們就絕不能想挈恩格斯，從修正主義的立場，去訂正馬克思主義了！

(註) 例如奧大利馬克司主義者亞勒弗列·柏藍道爾（見柏藍道爾的“歷史哲學家的馬克思”，柏林 Cassirer 書店出版，一九二〇年刊行，一七三頁。）與馬克思·阿德勒（見“馬克思研究”第三卷，二九八頁。）便是如此，其他如喬治·羅卡茲的“歷史與階級意識，（malik 書店出版，一九二三年刊行。）亦莫不如此。

在一八九〇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對一個熱心求知的學生寫道：“‘社會主義文獻’，第二卷，七二頁。）

“從而，我向你指示我的著作，即‘杜林格君之科學之變革’（Herrn E. Dnehrings Umwaelzung der Wissenschaft）（即反杜林格論。譯者附註。）與‘費兒巴哈論’，關於史的唯物論，我所知道的最詳細的敘述，我都寫在這兩部書裏面。”

“反杜林格論”中，關於史的唯物論一部分，又為恩格斯本人，總括在“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展”（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那本小宣傳書裏面；這小宣傳書，我們以民衆版形式，刊行為共產主義初步教科書第七卷。（註）不過，恩格斯的“費兒巴哈論”，到今日，還只有原本的原文出版。

（註）恩格斯，拉德克“到科學與行動的社會主義之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zur Wissenschaft und Tat）（柏林，Viva 書店出版，一九二四年刊行。）

因為在今日的讀者看來，有若干歷史上的瑣事，殊為隔閡，（註）所以，我在“費爾巴哈論”上面附加較多的傍註。但這小冊子，却必得是為每個勞動者所可理解的。因此，又附加一個外國用語表。

(註) 在傍註中，有些重要的而且和費兒巴哈有關的處所，都是從“德意志觀念形態論”引來的。

附錄裏面，收集了許多出自馬克思與恩格斯諸著作中的論文及引用文，這可以使唯物論的主題得到更進一步的解明。這些論文及引用文。約莫有廣大的一部分，是從難於獲得的著作中摘錄下來的，這種摘錄，可以加倍正確地將這些論文及引用文概括起來。附錄裏面，不得不收錄一八四五年的馬克思的“費兒巴哈諸論綱”，這是用不着說明的。我們保有誦讀這論綱的方法，這方法是恩格斯所訂正的。這論綱的原稿，重印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中。(第一卷，二二七頁至二三〇頁。)

同樣，“費兒巴哈論”原文一部分的增補，也收錄在這本書裏。這一部分，以“費兒巴哈論補遺”一名稱，發見於恩格斯遺稿中，現今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俄文版中，才開始公布。(按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德文版第二卷三八二頁至三八五頁，收錄了“費兒巴哈論補遺”) (譯者附註。)

恩格斯的“史的唯物論”一論文——本來是“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展”英文版的序言，——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恩格斯在這序言中，業已和不可知論(Agnostizismus)絕緣，而補充了唯物論之認識論的方面。恩格斯這論文，

又包含有較長的引用文，這引用文出自神聖家族中馬克思所寫的關於哲學史的一章。我們基於這一點，所以將這一章其餘的部分，即將法蘭西唯物論的發展之概觀一部分，也收在這附錄裏面。

“最後，又將恩格斯對於“馬克思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所寫的較長的解說之一節，也收入在附錄中，這一節，恩格斯以極度的教訓形式，敘述從黑智兒到馬克思的途程。

在本書所收錄的材料之外，如果再將恩格斯的“社會主義之發展”第二章添加進去，（註一）那末，我們就連同在這裏所附加的傍註，去用以顯示馬克思恩格斯唯物論的特徵，便可以多少獲得一切重要處所了。要使馬克斯主義世界觀，不爲一切曲解及混沌的折衷主義的嘗試所淆雜，而得到純粹的保存，那末，注意去讀以上這些材料，似乎是迫切的必要。從前的馬克思主義德國社會黨，發展爲以宗教的感情世界去賣俏獻媚的改良黨，我們看到這一點，所以將嚴格的唯物論的根本立場，從而將馬克思主義（註二）無神論的根本立場，發揚光大，便極其正當了。尤其是，從那些以恩格斯的“費兒巴哈論”用作參考書及教科書的普羅列達里亞自由思想家而言，則行將明示：在什麼地方，純正的馬克思主義，到今日還獨自地爲人們所擁護所尊重呢？

(註一) 共產主義初步教科書，第七卷，二三頁，至三三頁。

(註二) 參看涅林“宗教論”，柏林，文學及政治書店出版，一九二六年刊行。

一九二七年二月於柏林。

博士赫爾曼·唐克爾。

序

卡兒·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柏林一八五九年刊行。）序言中，曾說及我倆一八四五年於布魯塞爾所工作的事情，即說及“協力完成我們的見解，——實言之，即由馬克思所成就的唯物史觀，——對於德意志哲學觀念論的見解之對立，事實上，並清算我們從前哲學上的意識。這企圖，係以批判後期黑智兒派哲學的形式而實行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久已交給威斯特華倫的出版所，後來，我們纔接到因為環境改變，不許付梓的消息。因為我們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清算，——所以我們情願讓原稿^(註)，給耗子去咬牙切齒地批判^〇”

（註）原稿一部分，現今公布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中，由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長刊行。（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德文